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陆贾新语

目录

道基第一	01
术事第二	05
辅政第三	07
无为第四	09
辨惑第五	
慎微第六	
资质第七	16
至德第八	18
怀虑第九	
本行第十	22
明诫第十一	24
思务第十二	26

道基第一

传曰 :" 天生万物,以地养之,圣人成之 。"功德参合, 而道术生焉。

故曰:张日月,列星辰,序四时,调阴阳,布气治性,次置五行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阳生雷电,阴成霜雪,养育群生,一茂一亡,润之以风雨,曝之以日光,温之以节气,降之以殒霜,位之以众星,制之以斗衡 ,苞之以六合 ,罗之以纪纲,改之以灾变,告之以祯祥,动之以生杀,悟之以文章。

故在天者可见,在地者可量,在物者可纪,在人者可相。

故地封五岳,画四渎,规洿泽,通水泉,树物养类,苞植 万根,暴形养精,以立群生,不违天时,不夺物性,不藏其情,不匿其诈。

故知天者仰观天文,知地者俯察地理。跂行喘息,蜎飞蠕动之类,水生陆行,根着叶长之属,为宁其心而安其性,盖天地相承,气感相应而成者也。

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图画乾坤,以定人道, 民始开悟,知有父子之亲,君臣之义,夫妇之别,长幼之序。 干是百官立,王道乃生。

民人食肉饮血,衣皮毛;至于神农,以为行虫走兽,难以 养民,乃求可食之物,尝百草之实,察酸苦之味,教人食五谷。

天下人民,野居穴处,未有室屋,则与禽兽同域。于是黄

帝乃伐木构材,筑作宫室,上栋下宇,以避风雨。

民知室居食谷,而未知功力 。于是后稷乃列封疆 ,画畔界,以分土地之所宜;辟土殖谷 ,以用养民;种桑麻 ,致丝枲,以蔽形体。

当斯之时,四渎未通,洪水为害;禹乃决江疏河,通之四渎,致之于海,大小相引,高下相受,百川顺流,各归其所,然后人民得去高险,处平土。

川谷交错,风化未通,九州绝隔,未有舟车之用,以济深致远;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,因直为辕,驾马服牛,浮舟杖楫,以代人力。

铄金镂木,分苞烧殖,以备器械,于是民知轻重,好利恶难,避劳就逸;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,县赏设罚,异是非,明好恶,检奸邪,消佚乱。

民知畏法,而无礼义;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,以正上下之仪,明父子之礼,君臣之义,使强不凌弱,众不暴寡,弃贪鄙之心,兴清洁之行。

礼义不行,纲纪不立,后世衰废,于是后圣乃定五经,明六艺,承天统地,穷事察微,原情立本,以绪人伦,宗诸天地,纂修篇章,垂诸来世,被诸鸟兽,以匡衰乱,天人合策,原道悉备,智者达其心,百工穷其巧,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,设钟鼓歌舞之乐,以节奢侈,正风俗,通文雅。

后世淫邪,增之以郑、卫之音,民弃本趋末,技巧横出,用意各殊,则加雕文刻镂,傅致胶漆丹青、玄黄琦玮之色,以 穷耳目之好,极工匠之巧。

夫驴骡骆驼,犀象玳瑁,琥珀珊瑚,翠羽珠玉,山生水藏, 择地而居,洁清明朗,润泽而濡,磨而不磷,涅而不淄,天气 所生,神灵所治,幽闲清净,与神浮沈,莫不效力为用,尽情

为器 。故曰,圣人成之 。所以能统物通变,治情性,显仁义也。

夫人者,宽博浩大,恢廓密微,附远宁近,怀来万邦。故圣人怀仁仗义,分明纤微,忖度天地,危而不倾,佚而不乱者,仁义之所治也。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,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。故仁无隐而不着,无幽而不彰者。虞舜蒸蒸于父母,光耀于天地;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,功美垂于万代;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,累世享千乘之爵;知伯仗威任力,兼三晋而亡。

是以君子握道而治,据德而行,席仁而坐,杖义而强,虚无寂寞,通动无量。故制事因短,而动益长,以圆制规,以矩立方。圣人王世,贤者建功,汤举伊尹 ,周任吕望 ,行合天地,德配阴阳,承天诛恶,克暴除殃,将气养物,明 设光,耳听八极,目睹四方,忠进谗退,直立邪亡,道行奸止,不得两张, 本理,杜渐消萌。

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,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。 故圣人防乱以经艺,工正曲以准绳。 德盛者威广 ,力盛者骄 众。齐桓公尚德以霸,秦二世尚刑而亡。

故虐行则怨积,德布则功兴,百姓以德附,骨肉以仁亲, 夫妇以义合,朋友以义信,君臣以义序,百官以义承,曾、闵 以仁成大孝,伯姬以义建至贞,守国者以仁坚固,佐君者以义 不倾,君以仁治,臣以义平,乡党以仁恂恂,朝廷以义便便, 美女以贞显其行,烈士以义彰其名 ,阳气以仁生 ,阴节以义 降,鹿鸣以仁求其群,关雎以义鸣其雄,春秋以仁义贬绝,诗 以仁义存亡,干、坤以仁和合 ,八卦以义相承 ,书以仁叙九 族,君臣以义制忠,礼以仁尽节,乐以礼升降。

仁者道之纪,义者圣之学。学之者明,失之者昏,背之者

陆贾新语 .4.

亡。陈力就列,以义建功,师旅行阵,德仁为固,仗义而强,调气养性,仁者寿长,美才次德,义者行方。君子以义相褒,小人以利相欺,愚者以力相乱 ,贤者以义相治 。谷梁传曰:"仁者以治亲,义者以利尊。万世不乱,仁义之所治也 。"

术事第二

善言古者合之于今,能述远者考之于近。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,而思之于身,下列桀、纣之败,而戒之于己,则德可以配日月,行可以合神灵,登高及远,达幽洞冥,听之无声,视之无形,世人莫睹其兆,莫知其情,校修五经之本末,道德之真伪,既 其意,而不见其人。

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 ,以今之作者为轻 ,淡于所见,甘于所闻,惑于外貌,失于中情。圣人不贵寡,而世人贱众,五谷养性,而弃之于地,珠玉无用,而宝之于身。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 ,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 ,捐珠玉于五湖之渊,将以杜 邪之欲,绝琦玮之情。

道近不必出于久远,取其致要而有成。春秋上不及五帝,下不至三王,述齐桓、晋文之小善,鲁之十二公 ,至今之为政,足以知成败之效,何必于三王?故古人之所行者,亦与今世同。立事者不离道德,调弦者不失宫商,天道调四时,人道治五常,周公与尧、舜合符瑞,二世与桀、纣同祸殃。

文王生于东夷,大禹出于西羌 ,世殊而地绝 ,法合而度 同。故圣贤与道合,愚者与祸同,怀德者应以福,挟恶者报以凶,德薄者位危,去道者身亡,万世不易法,古今同纪纲。

故良马非独骐骥,利剑非惟干将,美女非独西施,忠臣非独吕望。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,有剑而无砥砺之功,有女而无 芳泽之饰,有士而不遭文王,道术蓄积而不舒,美玉韫 而深

藏。故怀道者须世,抱朴者待工,道为智者设,马为御者良, 贤为圣者用,辩为智者通,书为晓者传,事为见者明。故制事 者因其则,服药者因其良。书不必起仲尼之门,药不必出扁鹊 之方,合之者善,可以为法,因世而权行。

故性藏于人,则气达于天,纤微浩大,下学上达,事以类相从,声以音相应,道唱而德和,仁立而义兴,王者行之于朝廷,疋夫行之于田,治末者调其本,端其影者正其形,养其根者则枝叶茂,志气调者即道冲。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,治影者不可忘其容,上明而下清,君圣而臣忠。或图远而失近,或道塞而路穷。季孙贪颛臾之地,而变起萧墙之内。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,谋事者不可不尽忠;故刑立则德散,佞用则忠亡。诗云:"式讹尔心,以蓄万邦。"言一心化天下,而 国治,此之谓也。

辅政第三

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,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。自处不安则坠,任杖不固则仆。是以圣人居高处上 ,则以仁义为巢,乘危履倾,则以圣贤为杖,故高而不坠,危而不仆。

昔者, 尧以仁义为巢, 舜以稷、契为杖, 故高而益安, 动而益固。处宴安之台, 承克让之涂, 德配天地, 光被八极, 功垂于无穷, 名传于不朽, 盖自处得其巢, 任杖得其人也。秦以刑罚为巢, 故有覆巢破卵之患; 以李斯、赵高为杖, 故有顿仆跌伤之祸, 何者? 所任者非也。故杖圣者帝, 杖贤者王, 杖仁者霸, 杖义者强, 杖谗者灭, 杖贼者亡。

故怀刚者久而缺,持柔者久而长,躁疾者为厥速,迟重者为常存,尚勇者为悔近,温厚者行宽舒,怀急促者必有所亏,柔懦者制刚强,小慧者不可以御大,小辨者不可以说众,商贾巧为贩卖之利,而屈为贞良,邪臣好为诈伪,自媚饰非,而不能为公方,藏其端巧,逃其事功。

故智者之所短,不如愚者之所长。文公种米,曾子驾羊。相士不熟,信邪失方。察察者有所不见,恢恢者何所不容。朴质者近忠,便巧者近亡。

君子远荧荧之色,放铮铮之声,绝恬美之味,疏嗌呕之情。天道以大制小,以重颠轻。以小治大,乱度干贞。谗夫似贤,美言似信,听之者惑,观之者冥。故苏秦尊于诸侯,商鞅显于西秦。世无贤智之君,孰能别其形。故尧放驩兜,仲尼诛

陆贾新语 .8.

少正卯;甘言之所嘉,靡不为之倾 ,惟尧知其实 ,仲尼见其情。故干圣王者诛,遏贤君者刑,遭凡王者贵,触乱世者荣。 郑儋亡齐而归鲁,齐有九合之名,而鲁有干时之耻。夫据千乘 之国,而信谗佞之计,未有不亡者也。故诗云 :" 谗人罔极, 交乱四国 。"众邪合心,以倾一君,国危民失,不亦宜乎! 陆贾新语 .9.

无为第四

道莫大于无为,行莫大于谨敬 。何以言之 ?昔舜治天下也,弹五弦之琴,歌南风之诗,寂若无治国之意,漠若无忧天下之心,然而天下大治。周公制作礼乐,郊天地,望山川,师旅不设,刑格法悬,而四海之内,奉供来臻,越裳之君,重译来朝。故无为者乃有为也。

秦始皇设刑罚,为车裂之诛,以歛奸邪,筑长城于戎境,以备胡、越,征大吞小,威震天下,将帅横行,以服外国,蒙恬讨乱于外,李斯治法于内,事逾烦天下逾乱,法逾滋而天下逾炽,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秦非不欲治也,然失之者,乃举措太众、刑罚太极故也。

是以君子尚宽舒以 其身,行身中和以致疏远;民畏其威而从其化,怀其德而归其境,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。民不罚而畏,不赏而劝,渐渍于道德,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。

夫法令所以诛暴也,故曾、闵之孝,夷、齐之廉,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?故尧、舜之民,可比屋而封,桀、纣之民,可比屋而诛,何者?化使其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湿,而近山之木长者,以类相及也。高山出云,丘阜生气,四渎东流,百川无西行者,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

夫王者之都,南面之君,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,举措动作,不可以失法度。昔者,周襄王不能事后母,出居于郑,而下多叛其亲。秦始皇骄奢靡丽,好作高台榭,广宫室,则天下

豪富制屋宅者,莫不仿之,设房闼 ,备厩库 ,缮雕琢刻画之好,博玄黄琦玮之色,以乱制度。齐桓公好妇人之色,妻姑姊妹,而国中多淫于骨肉。楚平王奢侈纵恣,不能制下,检民以德,增驾百马而行,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,明不可及,于是楚国逾奢,君臣无别。故上之化下,犹风之靡草也。王者尚武于朝,则农夫缮甲兵于田。故君子之御下也,民奢应之以俭,骄淫者统之以理;未有上仁而下贼 ,让行而争路者也 。故孔子曰 :"移风易俗 。"岂家令人视之哉 ?亦取之于身而已矣 。

辨惑第五

夫举事者或为善而不称善,或不善而称善者,何?视之者 谬而论之者误也。故行或合于世,言或顺于耳 ,斯乃阿上之 意,从上之旨,操直而乖方,怀曲而合邪,因其刚柔之势,为 作纵横之术,故无忤逆之言,无不合之义者。

昔哀公问于有若曰 : "年饥,用不足 ,如之何?"有若对曰 : "盍彻乎?"盖损上而归之于下 ,则忤于耳而不合于意 ,遂逆而不用也。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。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 ,为益国之义哉 ? 夫君子直道而行 ,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 ,言不为苟容 ,虽无功于世 ,而名足称也 ;虽言不用于国家 ,而举措之言可法也。

故殊于世俗,则身孤于士众。 夫邪曲之相衔 , 枉桡之相错,正直故不得容其间。谄佞之相扶,谗口之相誉,无高而不可上,无深而不可往者何?以党辈众多,而辞语谐合。

夫众口毁誉,浮石沈木。群邪相抑,以直为曲。视之不察,以白为黑。夫曲直之异形,白黑之殊色,乃天下之易见也,然而目缪心惑者,众邪误之。

秦二世之时,赵高驾鹿而从行,王曰:"丞相何为驾鹿?"高曰:"马也。"王曰:"丞相误邪,以鹿为马也。"高曰:"乃马也。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,愿问群臣。"于是乃问群臣,群臣半言马半言鹿。当此之时,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,而从邪臣之言。鹿与马之异形,乃众人之所知也,然不能别其是非,

况于闇昧之事乎?易曰:"二人同心,其义断金。"群党合意,以倾一君,孰不移哉!

人有与曾子同姓名者杀人 ,有人告曾子母曰 : "参乃杀 人 。"母方织 ,如故 ,有顷复告云 ,若是者三 ,曾子母投杼踰 垣而去。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 ,言之者众。夫流言之并至 ,众人之所是非 ,虽贤智不敢自毕 ,况凡人乎 ?

鲁定公之时,与齐侯会于夹谷,孔子行相事。两君升坛, 两相处下,两相欲揖,君臣之礼,济济备焉。齐人鼓噪而起, 欲执鲁公。孔子历阶而上,不尽一等而立,谓齐侯曰:"两君 合好,以礼相率,以乐相化。臣闻嘉乐不野合,牺象之荐不下 堂。夷、狄之民何求为?"命司马请止之 。定公曰 :"诺 。" 齐侯逡巡而避席曰 : "寡人之过 。"退而自责大夫。罢会。齐 人使优 于鲁公之幕下,傲戏,欲候鲁君之隙,以执定公。孔 子叹曰:"君辱臣当死。"使司马行法斩焉,首足异门而出。 于是齐人惧然而恐, 君臣易操, 不安其故行, 乃归鲁四邑之侵 地,终无乘鲁之心,邻 振动,人怀向鲁之意,强国骄君,莫 不恐惧,邪臣佞人,变行易虑,天下之政, 而折中:而定 公拘于三家,陷于众口,不能卒用孔子者,内无独见之明,外 惑邪臣之党,以弱其国而亡其身,权归于三家,邑土单于强 齐。夫用人若彼,失人若此;然定公不觉悟,信季孙之计,背 贞臣之策,以获拘弱之名,而丧丘山之功,不亦惑乎!

故邪臣之蔽贤,犹浮云之鄣日月也,非得神灵之化,罢云霁翳,令归山海,然后乃得睹其光明,暴天下之濡湿,照四方之晦冥。今上无明王圣主 ,下无贞正诸侯 ,诛鉏奸臣贼子之党,解释凝滞纰缪之结,然后忠良方直之人,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乱,众邪在位,政道隔于三家,仁义闭

陆贾新语 · 13 ·

于公门,故作公陵之歌,伤无权力于世,大化绝而不通,道德施而不用,故曰:无如之何者,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夫言道因权而立,德因势而行,不在其位者,则无以齐其政,不操其柄者,则无以制其刚。诗云:"有斧有柯。"言何以治之也。

慎微第六

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,垂大名于万世者必 先行之于纤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负鼎,居于有莘之野,修道德于 草庐之下,躬执农夫之作,意怀帝王之道,身在衡门之里,志 图八极之表,故释负鼎之志,为天子之佐,克夏立商,诛逆征 暴,除天下之患,辟残贼之类,然后海内治,百姓宁。曾子孝 于父母,昏定晨省,调寒温,适轻重,勉之于糜粥之间,行之 于衽席之上,而德美重于后世 。此二者,修之于内 ,着之于 外;行之于小,显之于大。

颜回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之中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礼以行之,逊以出之。盖力学而诵诗、书,凡人所能为也;若欲移江、河,动太山 ,故人力所不能也 。如调心在己,背恶向善,不贪于财,不苟于利,分财取寡,服事取劳,此天下易知之道,易行之事也,岂有难哉?若造父之御马,羿之用弩,则所谓难也 。君子不以其难为之也 ,故不知以为善也,绝气力,尚德也。

夫目不能别黑白,耳不能别清浊,口不能言善恶,则所谓不能也。故设道者易见晓,所以通凡人之心,而达不能之行。道者,人之所行也。夫大道履之而行,则无不能,故谓之道。故孔子曰:"道之不行也。"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谓颜渊曰:"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 ,惟我与尔有是夫 。"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。由人不能怀仁行义,分别纤微,忖度天地,乃苦身

劳形,入深山,求神仙,弃二亲,捐骨肉,绝五谷,废诗、书,背天地之宝,求不死之道,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。

若汤、武之君,伊、吕之臣,因天时而行罚,顺阴阳而运动,上瞻天文,下察人心,以寡服众,以弱制强,革车三百甲卒三千,征敌破众,以报大雠,讨逆乱之君,绝烦浊之原,天下和平,家给人足,疋夫行仁,商贾行信,齐天地,致鬼神,河出图,洛出书,因是之道,寄之天地之间,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。

夫播布革,乱毛发,登高山,食木实,视之无优游之容,听之无仁义之辞,忽忽若狂痴,推之不往,引之不来,当世不蒙其功,后代不见其才,君倾而不扶,国危而不持,寂寞而无邻,寥廓而独寐,可谓避世,而非怀道者也。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,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。

是以君子居乱世,则合道德,采微善,绝纤恶,修父子之礼,以及君臣之序,乃天地之信道,圣人之所不失也。故隐之则为道,布之则为文,诗在心为志,出口为辞,矫以雅僻,砥砺钝才,雕琢文彩,抑定狐疑,通塞理顺,分别然否,而情得以利,而性得以治,绵绵漠漠,以道制之,察之无兆,遁之恢恢,不见其行,不睹其仁,湛然未悟,久之乃殊,论思天地,动应枢机,俯仰进退,与道为依,藏之于身,优游待时。故道无废而不兴,器无毁而不治。孔子曰:"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。"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。

资质第七

质美者以通为贵,才良者以显为能。何以言之?夫楩柟豫 章,天下之名木也,生于深山之中,产于溪谷之傍,立则为大 山众木之宗,仆则为万世之用,浮于山水之流,出于冥冥之 野,因江、河之道,而达于京师之下,因斧斤之功,得舒其文 色,精捍直理,密致博通,虫蝎不能穿,水湿不能伤,在高柔 软,入地坚强,无膏泽而光润生,不刻画而文章成,上为帝王 之御物,下则赐公卿,庶贱而得以备器械;闭绝以关梁,及隘 于山阪之阻,隔于九 之堤,仆于嵬崔之山,顿于窅冥之溪, 树蒙茏蔓延而无间,石崔嵬崭岩而不开,广者无舟车之通,狭 者无步担之蹊,商贾所不至,工匠所不窥,知者所不见,见者 所不知,功弃而德亡,腐朽而枯伤,转于百仞之壑,惕然而独 僵, 当斯之时, 不如道傍之枯杨。 结屈, 委曲不同, 然生 于大都之广地,近于大匠之名工,材器制断,规矩度量,坚者 补朽,短者续长,大者治,小者治觞,饰以丹漆, 斁以明 光,上备大牢,春秋礼庠,褒以文采,立礼矜庄,冠带正容, 对酒行觞,卿士列位,布陈宫堂,望之者目眩,近之者鼻芳。 故事闭之则绝,次之则通,抑之则沈,兴之则扬,处地楩梓, 贱于枯杨, 德美非不相绝也, 才力非不相悬也, 彼则槁枯而远 弃,此则为宗庙之瑚琏者,通与不通也。

人亦犹此。

夫穷泽之民,据型接耜之士,或怀不羁之能,有禹、皋陶

之美,纲纪存乎身,万世之术藏于心;然身不容于世,无绍介通之者也。公卿之子弟,贵戚之党友,虽无过人之能,然身在尊重之处,辅之者强而饰之众也,靡不达也。

昔扁鹊居宋,得罪于宋君,出亡之卫,卫人有病将死者,扁鹊至其家,欲为治之。病者之父谓扁鹊曰:"言子病甚笃,将为迎良医治,非子所能治也。"退而不用,乃使灵巫求福请命,对扁鹊而咒,病者卒死,灵巫不能治也。夫扁鹊天下之良医,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,知与不知也。故事求远而失近,广藏而狭弃,斯之谓也。

昔宫之奇为虞公画计,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,而不假之夏阳之道,岂非金石之计哉!然虞公不听者,惑于珍怪之宝也。

鲍丘之德行 , 非不高于李斯、赵高也 , 然伏隐于蒿庐之下 , 而不录于世 , 利口之臣害之也。

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 , 恶之为恶 ; 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, 怠戏之无益于事也。然而为之者情欲放溢, 而人不能胜其志也。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, 近贤以自辅; 然贤圣或隐于田里, 而不预国家之事者, 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,则闭塞之讥归于君; 闭塞之讥归于君; 闭塞之讥归于君,则忠贤之士弃于野; 忠贤之士弃于野,则佞臣之党存于朝; 佞臣之党存于朝,则下不忠于君; 下不忠于君,则上不明于下 ; 上不明于下 , 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。

至德第八

夫欲富国强威,辟地服远者,必得之于民;欲建功兴誉,垂名烈,流荣华者,必取之于身。故据万乘之国,持百姓之命,苞山泽之饶,主士众之力,而功不存乎身,名不显于世者,乃统理之非也。

天地之性,万物之类,怀德者众归之,恃刑者民畏之,归 之则充其侧,畏之则去其域。故设刑者不厌轻,为德者不厌 重,行罚者不患薄,布赏者不患厚,所以亲近而致远也。

夫形重者则心烦,事众者则身劳;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,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。是以君子之为治也,块然若无事,寂然若无声,官府若无吏,亭落若无民,闾里不讼于巷,老幼不愁于庭,近者无所议 ,远者无所听 ,邮无夜行之卒,乡无夜召之征,犬不夜吠,鸡不夜鸣,耆老甘味于堂,丁男耕耘于野,在朝者忠于君,在家者孝于亲;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,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,然后贤愚异议,廉鄙异科,长幼异节,上下有差,强弱相扶,大小相怀,尊卑相承,雁行相随,不言而信,不怒而威,岂待坚甲利兵、深牢刻令、朝夕切切而后行哉?

昔者,晋厉、齐庄、楚灵、宋襄,乘大国之权,杖众民之威,军师横出,陵轹诸侯,外骄敌国,内刻百姓,邻国之雠结于外,群臣之怨积于内,而欲建金石之统,继不绝之世,岂不难哉?故宋襄死于泓之战,三君弑于臣之手,皆轻师尚威,以

致于斯,故春秋重而书之,嗟叹而伤之。三君强其威而失其国,急其刑而自贼,斯乃去事之戒,来事之师也。

鲁庄公一年之中 ,以三时兴筑作之役 ,规虞山林草泽之 利,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,刻桷丹楹,眩曜靡丽,收民十二之税,不足以供邪曲之欲,缮不用之好,以快妇人之目,财尽于 骄淫,力疲于不急,上困于用,下饥于食,乃遣臧孙辰请滞积于齐,仓廪空匮,外人知之,于是为齐、卫、陈、宋所伐,贤臣出,邪臣乱,子般杀,鲁国危也。公子牙、庆父之属,败上下之序,乱男女之别,继位者无所定,逆乱者无所惧。于是齐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诛夫人,逐庆父而还季子,然后社稷复存,子孙反业,岂不谓微弱者哉?故为威不强还自亡,立法不明还自伤,鲁庄公之谓也。故春秋谷(缺)

怀虑第九

怀异虑者不可以立计,持两端者不可以定威。故治外者必调内,平远者必正近。纲维天下,劳神八极者,则忧不存于家。养气治性,思通精神,延寿命者,则志不流于外。据土子民,治国治众者,不可以图利,治产业,则教化不行,而政令不从。苏秦、张仪,身尊于位,名显于世,相六国,事六君,威振山东,横说诸侯,国异辞,人异意,欲合弱而制强,持衡而御纵,内无坚计,身无定名,功业不平,中道而废,身死于凡人之手,为天下所笑者,乃由辞语不一,而情欲放佚故也。

故管仲相桓公,诎节事君,专心一意,身无境外之交,心无欹斜之虑,正其国如制天下 ,尊其君而屈诸侯 ,权行于海内,化流于诸夏,失道者诛,秉义者显,举一事而天下从,出一政而诸侯靡。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,持一概以等万民,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。

故天一以大成数,人一以 成伦。楚灵王居千里之地,享百邑之国,不先仁义而尚道德,怀奇伎, , 阴阳,合物怪,作干溪之台,立百仞之高,欲登浮云,窥天文,然身死于弃疾之手。鲁庄公据中土之地,承圣人之后 , 不修周公之业,继先人之体,尚令牌威,有万人之力,怀兼人之强,不能存立子纠,国侵地夺,以洙、泗为境。

夫世人不学诗、书,存仁义,尊圣人之道,极经艺之深, 乃论不验之语,学不然之事,图天地之形,说灾变之异,乖先

王之法,异圣人之意,惑学者之心,移众人之志,指天画地,是非世事,动人以邪变,惊人以奇怪,听之者若神,视之者如异;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 ,或触罪 法 ,不免于辜戮。故事不生于法度,道不本于天地,可言而不可行也,可听而不可传也,可 翫而不可大用也。

故物之所可,非道之所宜;道之所宜,非物之所可。是以制事者不可,设道者不可通。目以精明,耳以主听,口以别味,鼻以闻芳,手以之持,足以之行,各受一性,不得两兼,两兼则心惑,二路者行穷,正心一坚,久而不忘,在上不逸,为下不伤,执一统物,虽寡必众,心佚情散,虽高必崩,气泄生疾,寿命不长,颠倒无端,失道不行。故气感之符,清洁明光,情素之表,恬畅和良,调密者固,安静者详,志定心平,血脉乃强,秉政图两,失其中央,战士不耕,朝士不商,邪不奸直,圆不乱方,违戾相错,拨剌难匡。故欲理之君,闭利门,积德之家,必无灾殃,利绝而道着,武让而德兴,斯乃持久之道,常行之法也。

本行第十

治以道德为上,行以仁义为本。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,富于财而无义者刑,贱而好德者尊,贫而有义者荣。段干木徒步之士,修道行德,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。夫子陈、蔡之厄,豆饭菜羹,不足以接馁,二三子布弊褞袍,不足以御寒,倥偬屈厄,自处甚矣;然而夫子当于道 ,二三子近于义 ,自布衣之士,上 天子,下齐庶民,而累其身而匡上也。及闵周室之衰微,礼义之不行也,厄挫顿仆,历说诸侯,欲匡帝王之道,反天下之政,身无其立,而世无其主,周流天下,无所合意,反天下之政,身无其立,而世无其主,周流天下,无所合意,反道隐而不舒,羽翼摧而不申,自 深授其化,以序终始,追治去事,以正来世,按纪图录,以知性命,表定六艺,以重儒术,善恶不相干,贵贱不相侮,强弱不相凌,贤与不肖不得相踰,科第相序,为万 而不绝,功传而不衰,诗、书、礼、乐,为得其所,乃天道之所立,大义之所行也,岂以威耶?

夫人之好色,非脂粉所能饰 ; 大怒之威 , 非气力所能行也。圣人乘天威, 合天气, 承天功, 象天容, 而不与为功, 岂不难哉? 夫酒池可以运舟, 糟丘可以远望, 岂贫于财哉? 统四海之权, 主九州之众, 岂弱于武力哉? 然功不能自存, 而威不能自守, 非贫弱也, 乃道德不存乎身, 仁义不加于下也。

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,众之所谋也;果于力而寡于义者,

兵之所图也。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,敏于行而慎于言,所 广功德也。故曰 :"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 。"

夫怀璧玉,要环佩,服名宝,藏珍怪,玉斗酌酒,金罍刻镂,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;高台百仞,金城文画,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。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,恶衣服而勤仁义,不损其行,以好其容,不亏其德,以饰其身,国不兴不事之功,家不藏不用之器,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。璧玉珠玑,不御于上,则翫好之物弃于下;琱琢刻画之类,不纳于君,则淫伎曲巧绝于下。夫释农桑之事,入山海,采珠玑,捕豹翠,消 力,散布泉,以极耳目之好,快淫侈之心,岂不谬哉?

明诫第十一

君明于德,可以及于远;臣笃于义,可以至于大。何以言之?昔汤以七十里之封,升帝王之位;周公自立三公之官,比德于五帝三王;斯乃口出善言,身行善道之所致也。故安危之要,吉凶之符,一出于身;存亡之道,成败之事,一起于善行;尧、舜不易日月而兴,桀、纣不易星辰而亡,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。

夫持天地之政,操四海之纲,屈申不可以失法,动作不可以离度,谬误出口,则乱及万里之外,何况刑无罪于狱,而诛 无辜于市乎?

故世衰道失,非天之所为也,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。恶政生恶气,恶气生灾异。螟虫之类,随气而生;虹蜺之属,因政而见。治道失于下,则天文变于上;恶政流于民,则螟虫生于野。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,缘类而试思之,于 变。圣人之理,恩及昆虫,泽及草木,乘天气而生,随寒暑而动者,莫不延颈而望治,倾耳而听化。圣人察物,无所遗失,上及日月星辰,下至鸟兽草木昆虫, 鹢之退飞,治五石之所陨,所以不失纤微。至于鸲鹆来,冬多麋,言鸟兽之类 也。十有二月陨霜不煞菽,言寒暑之气,失其节也。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,纲之以法,纪之以数,而况于人乎?

圣人承天之明,正日月之行,录星辰之度,因天地之利, 等高下之宜,设山川之便,平四海,分九州,同好恶,一风

俗。易曰:"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则之;天出善道,圣人得之。"言御占图历之变,下衰风化之失,以匡盛衰,纪物定世,后无不可行之政,无不可治之民,故曰:"则天之明,因地之利。"观天之化,推演万事之类,散之于 之闲,调之以寒暑之节,养之以四时之气,同之以风雨之化,故绝国异俗,莫不知 ,乐则歌,哀则哭,盖圣人之教所齐一也。夫善道存乎心,无远而不至也;恶行着乎己,无近而不去也。周公躬行礼义,郊祀后稷,越裳奉贡而至,麟凤白雉草泽而应。殷纣无道,微子弃骨肉而亡。行善者则百姓悦,行恶者则子孙怨。是以明者可以致远,否者可以失近。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,书鱄绝骨肉之亲,弃大夫之位,越先人之境,附他人之域,穷涉寒饥,织履而食,不明之效也。

陆贾新语 ・ 26・

思务第十二

夫长于变者,不可穷以诈。通于道者,不可惊以怪。审于辞者,不可惑以言。达于义者,不可动以利。是以君子博思而广听,进退顺法,动作合度,闻见欲众,而采择欲谨,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,见邪而知其直,见华而知其实,目不淫于炫耀之色,耳不乱于阿谀之词,虽利之以齐、鲁之富而志不移,谈之以王乔、赤松之寿,而行不易,然后能壹其道而定其操,致其事而立其功也。

昔舜、禹因盛而治世,孔子承衰而作功,圣人不空出,贤者不虚生,而归于善,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,则世之便而设其义。故圣人不必同道,,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,丑者不必同状而皆恶,天地之数,斯命之象也。日,以宿并列,各有所主,万端异路,千法异形,圣人因其势而调之,使小大不得相踰,方圆不得相

陆贾新语 · 27 ·

干,分之以度,纪之以节,星不昼见,日不夜照,雷不冬发, 霜不夏降。臣不凌君,则阴不阳,盛夏不暑,隆冬不霜, 黑气苞日,彗星扬, 虹蜺冬见,蛰虫夏藏,荧惑乱宿,众 星失行。圣人因变而立功,由异而致太平,尧、舜承蚩尤之 失,而思钦明之道,君子见恶于外,则知变于内矣。桀、纣不 暴,则汤、武不仁,才惑于众非者而改之, 刮. 之于朝廷, 而匹夫治之于闺门。是以接舆、老莱所以避世于穷 而远其尊也。君子行之于幽闲,小人厉之于士众。 老子曰 :"上德不德 。"

虚也。

夫口诵圣人之言,身学贤者之行,久而不弊,劳而不废, 虽未为君 已。孔子曰 :" 行夏之时, 乘殷之辂, 服周之冕,乐则韶舞,放郑声,远佞人。" 世,虽非尧、舜之君,则亦尧、舜也。今之为君者则不然,治 不以五帝之术,则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。为臣者不思稷、 契,则曰今之民不可以仁义正也。为子者不执曾、闵之质,朝 夕不休,而曰家人不和也。学者不操回、赐之精,昼夜不懈, 而曰世所不行也 。 自人君至于庶人 ,未有不法圣道而为贤者 也。易曰 :"丰其屋 , 蔀其家 , 窥其户 , 其无人 。"无人 者,非无人也,言无圣贤以治之耳。

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,义者在朝而义士至。是以墨子之门 多勇士, 仲尼之门多道德, 文王之朝多贤良, 秦王之庭多不 详。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 , 恶者必有所因而来 。 夫善恶不空 作,祸福不滥生,唯心之所向,志之所行而已矣。